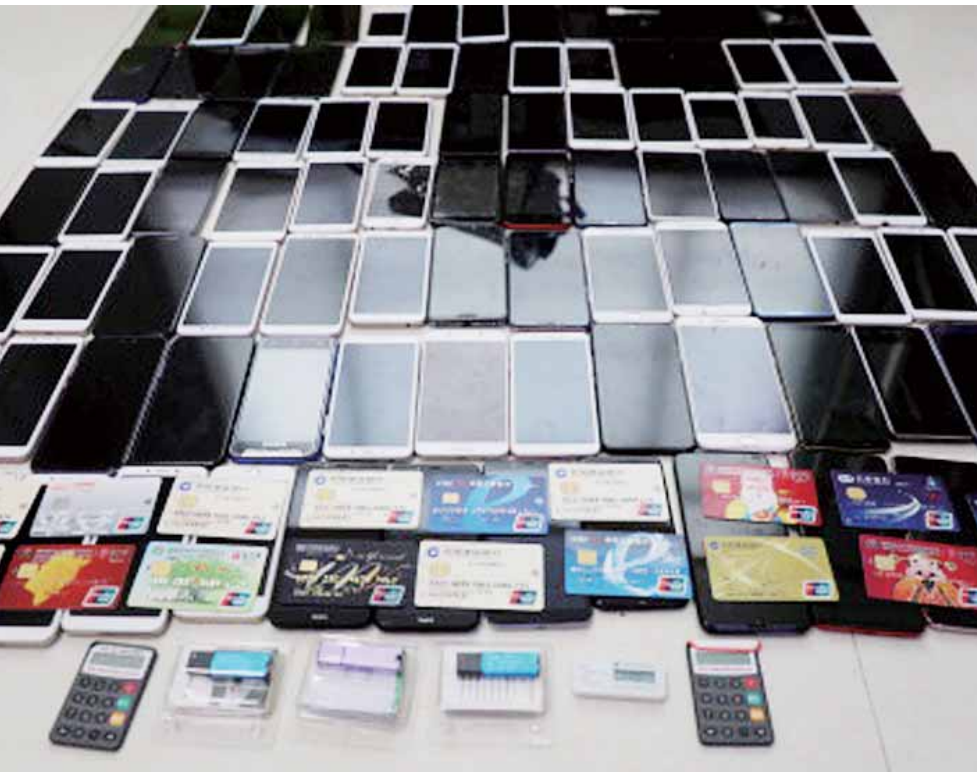


银行卡“黑产”盯上在校大学生

被骗外租银行卡、沦为洗钱工具



警方查获的银行卡和通信设备等。福建安溪县公安局供图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近日，福建两名高校在校学生，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执行逮捕。这两名学生在网上看到收购、租赁银行卡广告后，因贪小便宜，将自己的银行卡出租给对方，为了千余元的蝇头小利，最终面临刑事追责。

这并非个案。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当前买卖银行账户渐成黑灰产业链形势下，不法分子将目标瞄准了以学生等为主的年轻群体，以兼职、收购等为由，引诱这些群体持自己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并出售、出租给犯罪团伙。这些银行卡被用于洗钱等犯罪活动后，不少年轻人因此被迫追究刑事责任，令人惋惜。

今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团伙利用他人身份开设的银行账户并绑定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账户等，用来转移赃款、逃避打击，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带来不小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根据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对买卖银行卡或账户的个人实施惩戒的通知》相关规定，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对买卖、出租个人银行账户行为加大打击力度。通过信用惩戒、限制办理银行业务、法律制裁等手段，整治买卖、出租银行账户黑灰

产业。不少法律意识淡薄、贪图小便宜的年轻人，特别是高等院校、大中专学生涉案。

大学生出租银行卡被用于洗钱，面临刑事追责

今年3月以来，福建一高校大二学生施某，在网上看到一则银行卡租用广告后，便以每月900元的价格，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及U盾提供给对方使用，该卡最终被网络赌博诈骗团伙用于洗“黑钱”，走账一百万元以上，截至案发，施某从中获利1200元。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施某被抓后承认，有人租用银行卡来走账，肯定是干违法的事，但他贪小便宜，心存侥幸，认为不会被发现，更不清楚将会面临刑事追责。

记者在福建多地公安机关采访了解到，在当前多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中，犯罪团伙通常利用多个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账户转移赃款。

在当前银行卡和第三方支付账户实名制日趋严格的情况下，雇佣他人开设银行卡并绑定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账户后，再收购、租用这些银行卡，提供给犯罪团伙使用的黑灰产业

发展壮大。

“从近年来破获的案件看，受雇开卡的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00后人员占多数，辍学的社会闲散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在校学生成为主要目标。这些群体社会经验欠缺，贪小便宜，法律知识淡薄，受利益驱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今年8月，郑州警方公布一批230人买卖账户、冒名开户的人员信息，其中90后占比54.35%，大部分为附近一所中专的学生；当月，温州警方公布一批涉嫌买卖银行账户、冒名开户的人员名单，在160人的名单中，00后19人占比11.8%，年龄最小的未满18周年，90后82人占比51.2%。

今年6月，南京多所高职院校的多名大学生因出售个人账户、对公账户，被河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些大学生在兼职群中得知“靠办公司就能赚钱”，便以每单300元至500元的价格，配合介绍人办理公司和对公账户，最终3名大学生一共注册47家公司，其中一人多达32家。

今年以来，四川、河南等地警方通报的多起银行卡买卖案件中，均有不少年轻人参与，部分大学生甚至因出售个人银行卡，导致背负数十万元债务。

以兼职信息为幌子，诱骗年轻人租借银行卡

记者调查发现，银行卡买卖“年轻化”背后，暗藏各类兼职黑产。一些不法分子抓住年轻人缺乏经济来源的弱点，在互联网发布兼职信息，大量招收年轻人出租、出售个人银行卡，最终转售给诈骗团伙牟取利益。

比较常见的是以“银行充场”为名，变相收购银行卡。

在百度贴吧“广州日结吧”，有用户发布了一则“银行充场兼职日结”的信息。该发布者表示，大堂经理为冲业绩需要大量新用户，兼职人员只需办理一张银行卡，即可获得200元奖励，该卡一个月后可自行注销。

记者发现，类似的“银行充场”信息广泛存在于各城市兼职贴吧和兼职网站中，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些诸如“勤工俭学吧”“大学生兼职吧”等学生聚集的平台，类似的兼职信息同样存在，部分人员甚至提出招收校园实力代理。

有知情人士分析，一些银行业务员为完成当月或当季度开卡目标，会尝试通过雇佣兼职的方式，完成既定任务，但费用通常为每天50元，一些不法分子以“银行充场”为幌子，开出更高酬劳，招收学生群体办理银行卡并扣

押，最终用于洗钱。

已有多名学生因此受骗。“对方说是给银行卡办卡充业绩，两小时就可以搞定，当时觉得拿钱快就去做了。”一名来自浙江的大学毕业生表示，其在校期间做过一份“银行充场”的兼职，最终对方以数百元的酬劳，收走了他办理的银行卡及U盾。对方告知，两个月后可自行注销银行卡，并表示该卡仅用于工资流水转账。没想到，一年后他在办理贷款时被银行告知，其因涉嫌洗钱，无法获得贷款。

在110法律咨询网、华律咨询网上，多名大学生表示，自己在兼职平台上找了一份“银行充场”的兼职，几个月后被警方传唤才知道自己涉嫌非法买卖银行卡。

石狮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黄吉兴告诉记者，不法分子以数百元变相“收购”来的银行卡，最终经过层层转手，可以卖到6000至一万元不等。

此外，利用“跑分”兼职吸引年轻人出租银行卡，也是常见的手段之一。

今年3月，湖南长沙警方破获一起为诈骗团伙提供洗钱活动的案件。犯罪分子以“日薪150元现结，包吃包住，只需代充值游戏”的兼职信息，招收多名大学生提供银行卡进行“跑分”，为境外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通道，以获取佣金。

据介绍，所谓跑分平台，是一种为人提供支付通道，并从中获取佣金的网站或APP。跑分平台就是一个中介组织，出租者将自己的银行卡或支付宝二维码挂到网站上，跑分平台组织者通过收集大量银行卡信息，提供给需要走账的人。作为回报，平台会得到部分佣金，其中一部分进入出租者口袋。

记者发现，大量银行卡跑分兼职信息在贴吧和微博上发布，“一天被动赚300”“一天一千不是问题”“一觉醒来账上多了上万”等字眼充斥其中。一名代理告诉记者，帮忙走账1万元，可获得100—200不等的佣金，只要有单子，一般一两分钟就能完成。

此外，通过在校招聘“代理商”，则让更多学生通过开卡、售卡、租卡牟利。

今年5月，杭州警方查获一起银行卡买卖案件，涉案的三名嫌疑人均是在校大学生。嫌疑人苏某在他人介绍下，发动身边同学办理银行卡、U盾、手机卡三件套，以一套250元—1000元不等的报酬向同学收购，随后以3000元每套的价格，将40套银行卡出售给上游电信诈骗团伙。

各地公安机关反映，从破获的案件看，一些专业开卡群体将“黑手”伸向校园，以高薪

诱饵招募学生“代理商”，让他们以租借或购买形式，获取同学银行卡或收款二维码，验好密码后，由快递寄给上家，从中赚取佣金。

加大警示、教育力度，挽救法律意识淡薄学生

2019年，“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人罪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法律空白。

而根据201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对买卖银行卡或账户的个人实施惩戒的通知》，出租、出借、出售和购买个人银行卡的公民，违法违规记录将被纳入个人征信报告，影响贷款和信用卡申请，并在5年内被暂停所有的非柜面业务及支付业务，另一方面，还可能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甚至诈骗罪等，面临牢狱之灾。

近期，全国各地已密集开展银行卡出租、出售犯罪的打击行动。

9月5日，泉州市反诈骗中心发布消息称，今年8月份以来，全市开展严厉打击买卖银行卡、手机卡专项行动，已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近3000人，依法对2851名买卖银行卡或支付账户的个人实施惩戒。漳州公安也发布消息称，今年已对1302名在漳州开户的买卖银行账户人员实行联合惩戒。

记者采访发现，参与银行卡租售的年轻人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少犯罪嫌疑人认为“只要不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就可以租给别人使用”，甚至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来钱快，不会被发现”，有的还会为自己找到了一份“无本万利”的兼职而沾沾自喜，最终为了几百元蝇头小利走上犯罪道路。

对此，民警建议，加强反诈骗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以案释法的方法，一方面告知学生群体，租售银行卡属于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提醒其注意各类兼职招聘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同时，加强网络平台治理。记者发现，当前大量兼职招聘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部分平台存在把关不严的情况，导致大量“银行充场”“跑分”兼职公然出现在高校毕业生聚集的平台上，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对此，应进一步加强网络平台治理，利用关键词屏蔽等技术，限制此类有害信息的传播。

安溪县公安局局长杜双路表示，银行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更应注重风险防范。在不影响用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快建立风控模型，加强对账户交易的动态监测，特别是对大额和可疑交易监测和信息报送，并将可疑线索及时移交给公安机关。

18岁以前不近视的已经是凤毛麟角？

救救孩子的眼要知更要行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悠长假期”结束，家长们在“庆祝”神兽终于归笼后，最常见的“问候”就是“你家孩子度数涨了多少？”

是的，现在小学高年级以上，戴眼镜几乎成标配，问度数就像互道“吃了吗”一样常态化。暑假时，记者就在北京市潘家园眼镜城了解到，多数孩子的近视度数涨了至少50—100度。

8月27日，教育部调研也显示，与2019年底相比，半年来学生近视率增加了11.7%。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工作迫在眉睫。

其实去年的形势就已经“惊人”了，国家卫健委2019年4月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青少年儿童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初中生近视率达71.6%，高中生达81%。

因此，时隔不到一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建立的《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成员单位已增至15个。

各种因素对视力的影响到底在哪，以及如何应对，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眼视光学组副组长杨智宽。

杨智宽介绍，对青少年视力影响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持续性视近工作，也就是小于33厘米、大于20分钟的用眼。学生平时在校一节课40分钟，是在黑板和课本间切换，理论上还可以接受，但总上网课就没有了这种切换；二是有效户外活动时间，为什么要加上“有效”呢？就是户外光照度要大于700lux。夜晚户外活动，锻炼作用还在，但对视力的调节作用就没有了；三是环境照度，室内非阅读，也需要150lux以上才不至于视疲劳。

多亮才算亮？

光照度是物理术语，指光照的强弱和物体表面积被照明程度的量，简称照度，单位勒克斯(lux或lx)。

据2018年住建部颁发的最新《建筑照明标准》，以学校为参照，国标中对于教室桌面的照度要求是300lux，黑板面是500lux。这基本也是记者平时阅读时眼睛较舒适的光照度范围。而记者去过的不少书店阅读区，甚至部分图书馆，往往达不到这个标准。

记者在一个阴天的上午，紧靠窗前无任何

遮挡的书桌桌面照度是700—800lux；离窗1米远的桌面照度约300lux左右。

很多成年人都没绷紧环境照度和阅读照度这根弦。周末节假日，无论在照度不合格的图书馆还是书店，书架旁的地板上、角落里经常坐满了各个年龄段的读书人。公共阅读场所的经营管理者，有义务参照国标，满足照明条件。而热爱阅读的我们，尤其家长，更应该了解点“常识”，坚决不在不合格的光照条件下阅读写字，毕竟，“凿壁偷光”和“囊萤映雪”是受限于时代，励志足矣。除了期盼加强检查以督促公共阅读空间照度标准化外，记者曾见到有些家长在光照不足的图书馆掏出充电阅读灯为孩子“补光”，也不失为权宜之策。

屏幕的“原罪”

至于广被诟病的电子产品，到底主要“危害”在哪里？如果无法在生活中完全剔除，该如何正确使用？同样是近距离阅读，和传统纸质书差别在哪里？蓝光到底危害有多大？这些问题，杨智宽也一一做了解答。

排除屏幕类阅读介质本身的质量问题，首先，电子产品的阅读是不限制条件的。看书，我们至少要一盏灯，但现在的学生，即使房间熄灯了，趴在被窝里也可以看电子屏幕，这本身就增加了近距离阅读时间。这种情况，经常到处奔波的人最有体会，很多不利于阅读的环境，比如火车站、地铁上、候诊时……掏出手机似乎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

其次，电子产品传递的信息，可以做动画、视频，包括互动等形式，增加了趣味性，不留神就超时。其实何止学生，相信很多成年人，即使是正当需求，也挡不住各种推送的“吸引”，更不要说进去就出不来的游戏了。

第三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蓝光，这个其实和近视眼关系不大，但主要会引发眼底病。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子产品，显示光源都是LED，一般LED发的光只有“RGB”这3种颜色，其中R就是red，表示红光；G表示green，代表绿光；而B表示blue，代表蓝光。3种颜色的LED，以400nm到500nm之间的“蓝光LED”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波长在400多nm，正好聚焦在黄斑处，所以对眼底是有损害的，看手机又多数在晚上或光照不佳时，瞳孔暗环境会放大，蓝光没有任何遮拦直入眼底。这种损害短期看不出来，长此以往后患无

穷。

每天户外2小时

如果说屏幕生活对全人类包括青少年已无可回避，除了对距离、时间的控制，更积极的做法是增加户外活动。

8月29日，人民网主办的“第二届国民视觉健康高峰论坛”（后简称“论坛”）上发布的《中国青少年近视防控大数据报告》，指出当前儿童青少年用眼时长超出标准1倍有余，户外有效暴露时长严重不足。数据显示，2020年1—7月，青少年全天用眼距离为32.3±9.4cm，其中，75.3%的青少年平均每日近距离用眼时长超过2小时。

青少年近视防控需要“光合作用”，坚持户外活动必不可少。在户外活动接受阳光、接受更强的照明，接受日照下面的光谱以及节律，这是最重要的近视防控的手段。

在论坛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师曾骏文解释说：“为什么老是说要户外活动，其实户外活动不单单只是减少看近的问题。户外活动接收光线的作用特别神奇，很多人觉得紫外线不好，其实紫外线有些波段的光对眼球发展有一定正向作用，现在还没有深入研究。我的课题在做红光的研究，红光以前专门治疗弱视的，其实弱视治疗好了以后，小孩子眼球的硬度也增长了，眼轴就不怎么长了。”

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巡视员廖文科提到，高考体检视力是重要一项，有不少在某方面非常有天赋的孩子，由于视力原因不能选择自己所爱的专业，严重影响我们国家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光如此，“每年征兵之后部队都要跟我们反馈，由于视力低下导致合格兵源少，征兵体检的标准一降再降，还按照原来的标准已经找不到太多合格的兵源了，再不降标准征兵任务都难以完成。”

记者在论坛上还了解到，经科学论证，周末一次性运动14小时起不到近视防控的作用。就像饭要按顿吃一样，户外活动一定要分散到每天至少2小时。而现实是，即使在疫情已不太严重的停学期间，各个小区楼下玩的孩子鲜有小学高年级及以上者。更不要说平日里“档期”比大人都紧的学生了。

配眼镜、OK镜、阿托品……这些真能亡羊补牢吗？对于似乎一切尘埃落定的成年人，



近视和多年前觉得不算病的牙疼一样可以熟视无睹吗？

近视不只是近视

如果以为高度近视仅仅是眼镜片厚一点，或者选专业窄一点，那可太乐观了。一旦进入高度近视的病理性变化就是不可逆的损伤，超过600度的高度近视人群，发生白内障的风险会增加5倍，视网膜脱离的风险增加13倍，黄斑变性的风险增加800多倍。国际防盲协会已经用高度近视眼替代白内障作为当下全球导致失明的首要原因，而白内障致盲尚可逆。造成高度近视的原因，一是非常明显基因影响。还有就是12岁以前就近视，也称早发近视，这类孩子度数发展非常快，也属于高概率人群。第三类虽然是12岁以后发现近视，但是带有一些隐藏的易感基因，所以也有可能成为病理性近视。

北京同仁眼科研究所原所长徐亮强调，18岁以前近视的，越早越容易得高度近视。可“悲观”地看，18岁以前不近视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为什么病理性近视（高度近视）是致盲重要原因，甚至比白内障还“危险”？因为随着近视度数越来越高，眼轴也拉得越来越长，眼球的整个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后面变成橄榄一样，视网膜都往前拉了，视网膜变成了像破棉絮一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那么如何有效防范？说难也不难，我们的学习

杨智宽说，近视眼防控不光是戴眼镜的问题，可能还是今后丧失劳动能力的问题。也不是喊喊口号，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除了对“危害”的警钟长鸣，科普事关重大，尤其对家长和学校老师的科普。

倒逼学生还是学校？

前阵网上争议很大的山西省长治市将视力考核纳入中考成绩一事，似乎在学业日趋沉重的学生身上又压了一座大山。

北京朝阳区呼家楼小学则另辟蹊径，每学期把视力检查的结果做成曲线图反馈给家长，同时在教师的评优上纳入了视力考核指标，如果班级成绩上涨但同时近视率也上涨，老师考核是要受影响的。

校长刘治国还建议，能否在教室里装一个光感应器。因为现在教室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时往往拉上窗帘，虽然要求用完投影等设备就要把窗帘拉开，但当老师全力投入教学中有时想不起来，如果有这么一个感应器，一报警就知道光线不够了，需要拉开窗帘或者开灯。

现在很多公园里都有噪音预警器，不少手机装个软件就能检测光照度，技术层面应该不难解决，更要看管理者的决心。信息化、数字化等新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健康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应该提供相关便利。

不过刘校长也担心，目前能想到做到的，只是从“监控方”出发，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要唤起学生自己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仍有太多对光线强弱、对户外活动不以为然的青少年儿童甚至家长，这恰恰说明很多人的重视性亟待增强，不要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才警醒。